

· 军事题材散文专辑 ·

榕樹文學叢刊





军事题材散文专辑

一九八二年第五辑

总第十四辑

《榕树文学丛刊》编辑部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榕樹文學叢刊

榕树文学丛刊
一九八二年第五辑
(总第十四辑)
军事题材散文专辑

编辑者
榕树文学丛刊编辑部
(本辑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编)

出版者
福建人民出版社
印刷者
七二二八工厂

发行者
福建省新华书店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11.5印张283千字
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9,040
书号: 10173·396 定价: 1.05元

目 录

•边防生活•

弹坑旁，有一棵长满勋章的树·····	杨笑影（1）
敌国的星星·····	袁厚春（9）
山水情·····	杨树芳（15）
夜，这般美好·····	雷 铎（23）
战友情·····	柯 原（27）
流萤点点·····	陈淀国（31）
野菊的思念·····	程步涛（37）
泉·····	张际会（41）
除夕·····	远 征（47）
想念乌苏镇·····	屈兴岐（54）
畅快地流吧，黑水！·····	宫魁斌（60）
在遥远的山口·····	元 辉（67）
心里的春天·····	鲁之洛（73）

•海防生活•

无名岛记·····	黄传会（78）
不死的海·····	陶泰忠（84）
参军菊·····	虞棣棠（92）
西沙情·····	卢晓渤（95）

虎门三唱·····	杨肇林(98)
涛上猎获·····	王炳根(102)
升腾的烟·····	李维佳(107)

•军营内外•

点播·····	郭米克(111)
长跑·····	温开新(118)
碧水湾的鹰群·····	张嵩山(122)
党在心里·····	刘国政(128)
寻·····	于志(132)
小金鱼·····	郑强(136)
战场驰骋·····	路知音(140)
车过华家岭·····	卢振国(146)
木棉叶的风度·····	刘宏伟(153)
最后一次“特护”·····	常青(159)
在少年时代那一页日记上·····	王颖(163)
过年·····	郑荣华(170)
秋雨·····	徐进信(174)
深山宿伴·····	閆海峰(178)
在视镜面前·····	閆欣宁(185)
上云雾山记·····	邓全斌(191)
人望光明树望春·····	王顺东(197)
连队生活速写(二则)·····	陈光明(203)
黎明静悄悄·····	田觉球(208)

•海空军生活•

舷窗日记·····	王耀成(215)
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演习日记·····	沈妙忠(222)
留给孩子的印象·····	宿聚生(229)
天线,在徐徐转动·····	李万启(236)
雪夜·····	赵明(242)

• 铁道兵、工程兵生活 •

黄金山记·····	朱振声(248)
急流索桥·····	柴德森(254)
八月雪·····	叶晓山(258)

• 传统斗争 •

巧占马鞍山·····	颜红(261)
手足情·····	方强(276)
火种·····	王争(283)
将军墓·····	閔涛(291)
巴山情思·····	李彦清(297)
将军弥留时·····	余开国(303)
叶帅教我守纪律·····	胡德胜(306)
刘伯承同志教导我们称呼应该文明·····	赖玉明(308)
彭德怀同志在仙源·····	王荣清 刘易李(311)
战地之花·····	曹子恩(314)

• 散文诗 •

烽火集(六章)·····	纪鹏(319)
边防线上·····	文牧(325)
旗语(外一章)·····	张长(329)
拾叶小札·····	李武兵(331)

地平线在我肩上伸展（外三章）	晓 桦(335)
在洁白的帐篷里	德 咏(338)
寓言五则	凝 溪(341)
绿草（外一章）	郑 望(343)
悬崖激浪（外三章）	林微润(345)
海疆纪事	晓 丘(348)
礁石浪花	张运萍(351)
散文诗（二章）	吴国平(353)
鼓浪情	张鲁闽(355)
沅水吟	曾凡华(358)

封面设计	范一辛
封二篆刻作品选	林 健 郑百重
封三奔马（国画）	汪天亮
封底题图	严家梅



弹坑旁，有一棵长满勋章的树……

杨 笑 影

勋章是闪耀在士兵那染着硝烟浸着血迹的胸膛上的辉煌的太阳，是祖国最高的奖赏，是士兵最大的荣耀。那是士兵浓缩的忠诚与爱情，血滴与汗水，胆略与智慧。而每一枚勋章都铸进了一个关于士兵的故事。

我从战场归来，向后方的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勋章的故事。等我觉得已经讲完的时候，我的心说，不，这里还有一个呐！

讲吧，讲了心就彻底平静了。

—

当夕阳把群山由灰蓝烧成紫红时，棕榈和木瓜树环绕的栳次鳞比的哈尼族寨子里一块平地上，已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战士。队伍前面一字摆开架着的重机枪，好不威风！年轻的副政委笑着对我说：“战前练兵紧张，今晚挤出时间学歌，把士气

鼓得旺旺的。去吧，就看你的啦！”

我有点心慌。黑压压一大片，谁知我这细嗓门能不能传到最后一排去呢。我壮着胆子唱了第一句。余音未落，只见那几百张嘴一齐张开，就象是几百座山峰传来了回声，雄浑而有力。我高兴极了，浑身都是劲，扯开嗓门，挥动起双臂：“来，来，来，大家一齐来，来一个班排连营歼敌大竞赛！”刹那间，我的双臂搅起了一股雄劲的声浪，象一片汹涌的大海，澎湃着压倒一切的气概。

大粒的星星已在头上闪烁了，那歌单上的字迹模糊起来。糟糕！早知把电筒带上就好了。正想着，一道光射在歌单上。我一扭头，只见一只手举着电筒，一束光映出一张圆圆的脸，两只圆圆的大眼一闪一闪，象是在说：“我早给你准备好啦！”嘿，这个机灵的新兵！

从这时起，我的耳边便多了他的歌声。使我惊异的是，他的嗓门竟是如此圆润而清亮。这嗓子，在我们歌舞团也毫不逊色呢。踏着月色，走在草香四溢的山道上，执意要拿着电筒为我带路的新兵两步一回头，生怕我这走不惯夜路的人掉下山去。

“你是四川人吧？”我问。

“嗯，丰都人。”

“嗨，鬼城出来的。”

“是呀，地球上的人死了，都要到丰都来呢！”

“刚参军就打仗，害怕吗？”

“怕！只怕有得仗打。不打仗，要当兵的干啥？再说，我们鬼城的人就是死了，正好回家乡呢！”他扑嗤一声笑起来。

“你的嗓子真不错，天生的？”

“练的。可我这练法跟你们大演员不一样”。

他突然站住了，对着那轮硕大无比的月亮放开了嗓门：“修锅补脸盆罗——！”清亮的声波在夜的山谷回荡，惊得一只山鸟扑腾腾从树丛中飞起，深蓝的苍穹上划过一道黑色的弧迹。

我忍俊不禁，问道：“你是专干这一行的？”

“农忙下地，农闲担子一担，走村串户，多挣几个钱。”

“等打完仗，招你到我们团演戏去。”

“嗨，你们那台上尽耍木头枪，轻飘飘的，又打不死敌人。我这肩头生来可是扛机枪的。”

就这小小头，还是个机枪手？

“你可真行！打起仗来，你的机枪可不能吃素啊，多消灭几个敌人，当上战斗英雄回去见爹妈。”

这句话竟让他一愣，手中的那道光在地上哆嗦了一下。此后，他象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只埋头走路，再没有一句话了。

月亮钻进一朵厚厚的云中，银色的大地上留下一片暗影。

二

又是夕阳西下时。我从山顶的靶场归来，走过一条镶满野花的清澈见底的溪水边，又见到这战士了，他赤脚站在水里，呼哧呼哧地刷着一口行军锅。

“哎，补锅匠，又干上老行当了？”我大声开玩笑地打招呼。

“是你呀！”他咧开嘴笑着，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，“我这辈子可没补过这么大的家伙。”

看见我询问的目光，他说：“分到炊事班，干上火头军了。”笑嘻嘻的，并不埋怨。

“这下别说扛真枪，连木头枪也扛不上罗？”我故意逗他。

“咳，说的也是。”他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。眨了眨眼，酒窝又现在脸上了，“不过，也有人说了，在勇士手里，擀面杖也能变成机枪；在怕死鬼手里，机枪也会变成吹火筒。”

我反倒被他逗乐了：“这话谁说的？”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他竟一下红了脸，半天才嗯出一句：“一个老兵。”

一个老兵？又不是一个姑娘。这也惹得他脸红？他真是个谜。

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存心要揭谜底。

“那天晚上走着走着，怎么不吭声了？”

他犹豫着，似乎在掂量该不该说。片刻，才说道：“我从小死了爹妈，是个孤儿……”

哦，是我无意中捅了他心上的伤疤。

他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参军时，我也算有福气了，有两个人来送我哩，一个是大队书记，另一个……”

又卡住了，不说我也明白了：“未婚妻！”

他点了点头，脸比晚霞还红：“她一直送我到车站。临上车前，她还送我一样东西呢！”

象掏一件心上的珍宝一样，他解开军装，在衬衣贴胸的口袋里摸了半天，掏出一个红绸裹住的小包。

我看见他双手捧着红绸上，是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！

是的，一枚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勋章。

“没想到吧？”他眼里也闪着光辉，“这是她爸拿命换来的哩！她爸参军去朝鲜时，就在炊事班。一次拂晓前，他往阵地上送饭，正遇上部队发起总攻，他也跟着潮水般的队伍冲了

上去。手上没枪，只有根砍来当扁担的笔直的树棍。敌人把那树棍当成爆破筒了，吓得浑身哆嗦，举手投降。他不费一枪一弹，生擒了一个班的鬼子。”

在勇士手里，擀面杖也能变成机枪！

“在车站上，她把这小包塞到我手里说：‘爸爸久病不起，他怕再见不着你了，让我把他这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你。见章如见人，爸爸的心愿都在这章上了。’我接过勋章，怕看见她眼里的泪水，转身上车。……”

夕阳涂一层金色的余晖在那勋章上，更加耀眼夺目。我们就这样坐着，默默地长久地凝视着勋章，任南方温暖的风吹拂我们发烧的面庞。

三

战斗打响后，我被分配到前线战俘收容队工作。在一次去接收俘虏的途中，遇到敌人炮击。我们跳下车，朝一排刚挖好的猫耳洞奔去。等我一头钻进去时，正掉在一个人怀里。

“哎呀，是你呀！”好熟悉的声音。而我却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满脸尘土、军服肮脏的士兵了。

我们在炮弹的呼啸声中大笑起来。

“你还活着？”笑够了，我问他。

他大笑起来：“我们在这儿待命呢，立不了功，我死不了！”

“胸口上贴着那枚勋章，胆也壮三分？”

他象是猛然想起了什么，把脸一沉，发起呆来。莫非我又捅着了她的痛处？

果然，他呆呆地说：“我把那勋章搞丢了。”

“丢了？怎么搞的？”我也急了。

“到阵地上送饭，炮打得厉害。一口气背下来五个伤员，又是跑，又是爬。回来一摸口袋，冇得了。遍地茅草，到哪里找去？”他哭丧着脸，搔着自己的头。

我一时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。

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昨晚蹲在这洞里，总想着那枚勋章。想着想着，做起梦来。梦见那勋章被溅起的泥土埋住了，一层又一层，象一粒种子一样。下雨了，竟发出芽来，一蹿一蹿，眨眼间就长成一棵大树了。那树的枝枝桠桠上长满了勋章，风一吹，叮叮当当，好听得。这响声，吓得敌人心惊肉跳，搬来一排大炮轰。不但轰不倒，轰一炮，又多一枚勋章，越轰越多，倒把我轰醒了。这以后，心里舒服多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一定会找到勋章的。”

他好象没听见我的话，喃喃自语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还会送我的儿子去参军。临行前，我也要送给他勋章。我要说，你老爷有一枚勋章，我掉在战场上了。现在这一枚，是我自己得到的，带上它，你也去找你自己的勋章吧。就这样往下传，直到这个世界上再听不见炮声！”

洞外一个声音在喊：“全连集合！”

他浑身一颤，仿佛从梦中走出来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说：“我走了。”说着一猫腰钻出洞。

我还有自己的任务。我跟出洞外，站住了。

他留一个奔跑的背影在我眼前晃。而在我的耳际却响起了一阵清亮的声音：“我们鬼城的人就是死了，也正好回家乡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四

胜利象天边的曙光在扩展。那曾经源源不断地走着脸色严峻的士兵们的路上，现在开着一辆又一辆凯旋的战车，车头上插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。

尽管已向后方转运了一批又一批战俘，收容队又满得装不下了。我得赶回去。我站在尘土飞扬的路上，一挥手，拦住了一辆军车。

车上两位抱着冲锋枪的战士冲我一笑。我坐下来，想自己的心事。他们继续谈起了显然是因为我上来而中断了的话题。渐渐的，我也听进去了。“……连队被敌人火力压在路边了。两旁的山头都是敌人阵地，一边的重机枪正疯狂扫射呢，突然哑了。过了一阵，又响起来，不朝路上打，朝对面山坡打了。奇不奇？事后才知道，是担任掩护的连队里有个炊事兵……”

“炊事兵？”我神经都绷紧了。

“是啊，他不知怎么绕到敌人背后去了，扔了几颗手榴弹，炸死了机枪手，把机枪掉了个头。嘿，干得真漂亮！不然，得牺牲多少同志啊！”

是他！一定是他！

“往下讲，快往下讲啊！”

“后来，听说敌人的炮弹轰得那座山头尽是弹坑。等救出他时，血把全身都染红了。哎！伤得那么重，没准牺牲了。”

我的心往下一沉。他们还在讲些什么，我听不见了。

青松翠柏搭起了数不清的凯旋门，凯旋门下走来了数不清的英雄，英雄们胸前佩带着数不清的勋章，勋章融成一片灿烂

的光斑，闪着辉煌的迷人的光芒。路旁是高高低低盛开着火焰般花的木棉树。于是，在我眼里，一个奇妙的叠影幻觉般出现了，千万株长着勋章的英雄树骄傲地站在南国边境！

我没有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庞，却执拗地不肯到花丛覆盖的墓地中去寻找他，呼唤他。他多么年轻，他要带着从战场找回的勋章，去看望那位壮心不已的志愿军老战士。他要在家乡飘香的槐树下，深情地握住那双赠给他勋章的双手……

我等着，等着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又见到他……



敌 国 的 星 星

袁 厚 春

黑黝黝的山影，象被坦克炮轰出缺口的残墙，倾斜着从两面压下来，幽蓝的天空已经被挤得很窄了。山石，树木，茅舍……一切色彩、层次和细节都被浓重的黑暗吞没了，简化了，天地间，唯有山垭口上的一颗星星，闪着神秘的眼睛。

担架在晃动，山影在晃动，星星在晃动……担架上的坦克兵忽然有种微醉的感觉，仿佛是躺在奶奶的腿上，望着星星，听她讲那美妙神奇的故事。——这里的星星也有那些故事吗，这敌国的星星？瞧那星光时远时近，时大时小，不时地向四方伸出光的触角，多象夜行人手中的一支火把啊。那是谁呢？谁能在这战场的暗夜，举着火把走路呢？

——老百姓，躲避到山上的越南百姓。——他这样想着。

是的，当那死寂的山谷闪出第一颗火星的时候，他就捕捉住它，并把它牢牢地拴在机枪缺口与准星的延长线上了。而且他立刻判定：射向他的坦克的无后座力炮或火箭筒，正是从这个方向打来的！当他从昏迷中苏醒时，发现他的坦克已斜卧在

路坡上，车长、炮长和驾驶员，都牺牲了。趁着夜暗，他从炮塔里爬出来，卸下航向机枪，架在隐蔽的地方。他知道，呼啸而过的坦克群可以打掉任何一个暴露的火力点，却无法肃清山上的残敌。一个人呆在坦克附近是危险的。但是，坦克里面还有几十发炮弹，一旦被敌人引爆，这条吊在半山腰上的公路便将中断，那么，大部队的炮车、弹药车怎么办？看，敌人果然出现了！他为战友报仇的机会到了！

可是，当他被仇恨鼓得发颤的手指扣住扳机的刹那间，如豆的火星突然变成了一只火把。火光下，人影浮动，看得出，其中有长发的妇女，蹒跚的老人 and 弱小的孩子——毫无疑问，都是敌国的“人”，却不是他要等待、寻找和消灭的“敌人”。他迟疑了。

许是因为没受到任何威胁，那火光和人影渐渐放肆起来，甚至传来叽叽喳喳的耳语和呼唤。算起来，他们惊慌地逃到山上至少一天零半宿了，免不了又饿又冷，大概想回家去拿点什么，或改善一下栖身的环境吧……总之，他们一步一步向着公路，向着坦克兵隐蔽的地方走来了！三百米，二百米，一百五十米……

坦克兵感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威胁。一旦人群靠近，他的一切隐蔽的“部署”将前功尽弃，一个中国兵处在一群敌国居民的包围之中，后果不可想象。必须制止他们！而最有效、最安全的制止是立即消灭他们！可他们明明是无辜的毫无防备的老百姓啊！

坦克兵鼻尖渗出汗珠儿。他为自己的举棋难下而焦躁。怎么办？他习惯地环顾左右，希望能得到车长或任何一个老兵或者肯定或者否定的眼神儿，他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。他们来不及教会他处理眼前的窘境就离去了。可是，他们真的什么启示